

二谛，2014年10月，印度菩提迦耶 - 第三部分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T0-daAv98M>

讲师：

听完"二谛——世俗谛与胜义谛都属于世俗谛的区分"这番话之后，又听到"包括'开悟'、'智慧'这类概念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世俗谛，而世俗谛的定义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实义的、本性上是欺诳的、不真实的"——你马上就会问：那我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？为什么要听法？为什么要持戒？

你看，就这一点本身已经证明了佛陀的佛法是多么殊胜。佛法不是某个特定部落、特定民族、特定种族专属的生存指南。正因如此，经典和论典里从来没有——从来没有——什么"佛教婚礼仪式"。并不是佛教徒不相信婚姻，也是因为佛教徒同样不相信离婚——所以就像你找不到经典里规定的婚礼仪式，你同样找不到离婚仪式。

只要你去做好这些事，只要你没有违背智慧，一切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受欢迎的。但是，一旦你忘失了智慧，这些方法最终都会走向极端——

英文里"violence"这个词有很多涵义，其中一个涵义是"狂暴、激烈"。这一点你必须明白：如果没有智慧，爱与慈悲也是暴力，正念也是暴力。

我之所以要说这些，是因为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谈便秘。如果没有智慧，而你却谈道德、伦理、爱、慈悲，那往好了说，你会变成一个辩护者。没有智慧的爱与慈悲，实际上是最精妙的那种傲慢——

好了好了，辩护者就算了，别担心，我只是想借机挑剔几个人，不用当真。

总的来说……几乎所有西方知识分子——智慧真的非常重要，好了。

回到那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切？

我们需要胡萝卜。而且我们需要一根非常大的胡萝卜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可悲——可悲到极点的驴子。所以，开悟、解脱，这些胡萝卜是绝对必要的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夏玛仁波切说，一个修行者有一种愚痴是暂时必须保留的——那就是相信有开悟这回事。

如果你失去了智慧，你的整个修行道路只会把你变得越来越极端，越来越爱评判别人，严重到你最终会花几百万美元去讨论雪茄到底有没有真的进去——

说得简单一点：我们需要这条道路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不想受苦；我们有苦，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；我们有无明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。

简略地说，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胜义谛。

在谈胜义谛之前，让我给你举这个例子：

如果我在这里表演魔术，而你不知道我在变戏法，那么你所感知到的，就是我们所说的"世间凡夫的体验"——你看着一个并不真实的东西，却以为它是真的；看着一个无常的东西，却以为它是永久的；看着一个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的人，却觉得他……你知道的……好厉害。好，这是一个例子。

现在，我是那个魔术师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在表演魔术、看着我所变出的这一切时，我的体验，就是我们所说的"瑜伽士的体验"——我知道它不是真的，但我仍然被这场表演所裹挟。

而那个既不是我的观众、又不在现场的人，他或她的体验，就是我们所说的"完全证悟的存在的体验"——因为他完全不受任何幻象的染污。

所以，作为主体和客体——作为你我这样的凡夫，我们已经对这个感知、这场魔术产生了依赖。你知道"依赖"意味着什么吗？依赖就是苦，因为你没有掌控，你是被动依附的。

我们就是这样，如此深深地依赖于这场游戏——连想要终结这场游戏的念头都没有。我们看不见这场游戏之外还有什么。这是我们唯一一场玩得如此深陷的游戏，在这无尽的循环中……生、死，一再重复……

这张网，这张由我们自己编织的网，最终总是把我们自己缚住。

归根到底，这一切的根源——由于词语的匮乏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用"不存在"这个词。

现在，这正是佛教哲学的学生必须非常谨慎的地方：胜义谛中的"不存在"，包含了"不存在"本身也不存在。这一点你不应该……理解这一点，人们总是跌入最近边的陷阱。

好，顺便给你们一个参照：当你低估世俗谛的时候——比如你说"正念很好，但转世不存在"——这时候你就成了虚无主义者。当你高估胜义谛的时候，你就成了常见论者。

这其实可能有点题外话……但我本人对科学家——跟我来说——我对他们没什么大问题，只要像"大爆炸"这类概念，是作为一种推测、一种假说而存在的。我感觉他们也差不多是这个态度，科学家从来不说这是最终定论。但如果大爆炸成了一个最终的、确定无疑的结论，那这些科学家基本上就成了这个见地的对立方。

再次回到胜义谛的层面——当我们谈"不存在"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问：为什么我们要用"不存在"这个否定词？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答案。

有一个很简单的、看起来像是在敷衍的答案是：因为我目前教的是中观，你懂吗？如果我教的是大手印，我可能不会用那么多否定词，我会说"一切都是法界的显现"——但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。如果你比较偏向情感型，你可能更喜欢听那样的表达；但如果你是偏向理智分析型，你可能不需要那些，所以……我只是在给你解释为什么我们用否定词。

好，更学术一点的答案是：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问题来自执取，来自对"存在"的执取——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使用"不存在"这个词。

带着这些，我现在要一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：二谛的融合。

这里要再说一遍，当我用"融合"这个词的时候，它很容易产生误导——因为"融合"马上就意味着有两件东西需要被融合在一起。但我们别无他法来表达这件事。所以，世俗谛和胜义谛并不像左角和右角那样是两件分开的、无法融合的东西。

再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说——通常人们会这样使用语言："在世俗层面，它存在；在胜义层面，它不存在。"请小心使用这种表达，因为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中观。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大的议题。正因如此，什么是善、什么是不善的区分，也是非常、非常、非常相对的。

否则在佛教里——如果一位菩萨非常确定，通过对某人撒谎可以利益他，而他却因为执着于"不妄语"这种清教徒式的戒律而不撒谎，那么据说这位菩萨是在违犯一条大戒。

最后，因为就在距这里几百英尺的地方，是佛陀降伏魔罗之处——如果你问我，那个魔罗是什么，那个魔罗其实是终极之魔，就是无法融合世俗谛与胜义谛。这才是终极的魔罗。我来解释一下。

这是经典所说的——《三摩地》……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部经，但这是一部经，我相信我们之后会翻译的——在这部经里，佛陀说，魔罗有两种特征。

"多瓦"的意思是"成就、达到、得到"——就是"我得到了，我明白了"。这是一个要素。为什么这是个问题？因为"多瓦"——成就、得到——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词，"雅尔"……好吧，我来告诉你们这些词的名字……

"雅尔"基本上的意思是"失去领地"。

所以当有了"成就、得到"这样的概念，就意味着失去领地。当你失去领地——意味着你被染污了。"雅尔"也意味着弯曲、崩解、垮掉。

好，这是魔罗的第一个要素——"达到了"。

第二个是"了悟"——"伦"基本上是傲慢，"德瓦"是……

所以，"达到"与"了悟"——失去领地与傲慢——失去领地与傲慢，这两者是魔罗的主要成分，这就是什么使一个存在成为魔罗的东西。

所以，我们当然一直都在说：就是在这里，佛陀证得了开悟……你懂的，你看……这样说，其实……

那才是魔罗。但我们没有别的方式来表达这件事，这是唯一的说法，所以请不要在别的地方重复这句话，你会……这种事，你在这里跟人说就会被围殴的，要小心……

然后，就像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所说的——正因如此，一切道路都通向解脱，没有什么需要断除，也没有什么需要采纳。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趋向的，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们会鼓励你们尽一切方法点灯、供香、绕行，顺时针逆时针都行——

即使我们知道开悟并不是某个你向往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你所向往的正是在把你带入麻烦，我们还是不得不告诉你如何去向往，告诉你如何在无法向往的情况下向往。

这是这位王子的礼物——他……我不应该用"成就"这个词——好，为什么不说"成就"和"了悟"？因为——这是他的礼物，就发生在距这里几百英尺的地方。

这远远比泰姬陵重要得多。泰姬陵基本上是一座无效的世俗谛的纪念碑——一种完全错误的世俗谛……那么多人受苦建造了它，而今天仍有那么多可悲的人前往那里，希望自己的感情能永远长久……

这也远远比中国长城重要。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重要—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我们过去三天所讨论的一切，在这里得以实现。

这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，而且极其简单、极其容易、极其无痛——只是因为我们太……我们就是太爱痛苦了，太爱麻烦了。我们就像——如果有一个奖项，是颁给"最擅长给自己找麻烦的人"的，我们每天都会赢得这个奖。我们就是知道问题在哪里，我们能闻到它，我们在这方面实在是太厉害了……

如果你想做这件事，是做得到的，是可以实现的。即使你每天只做一两分钟，甚至不是一天，哪怕是一辈子就做了一两分钟，那种无二元的病毒，都会永远与你相融，深深植入你。

你知道吗，有时候我们某些人，当听到多莉·帕顿……多莉·帕顿……怎么可能不知道多莉·帕顿……

好好好，反正。反正，美国乡村，我们某些人，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就……鸡皮疙瘩，泪水，全来了，就这样发生了。因为与她之间有一种业力的连接。同时，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对此只是一笑而过。

所以，趁我们现在还清醒，我们应该努力种下这颗种子，这样在经历无数劫的轮回之后，当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至少……会有所触动。

这就说得通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月称菩萨——当有人问月称，空性应该教给谁？他从没说要教给那些牛津大学的高材生。他说，空性应该教给那些人：光是听到"空性"这个词，汗毛就会竖起来，眼泪就会涌上来——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，但就是会被这个词深深地震撼到。就是这种人，你才应该对他们说出空性的话。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希望、我祝愿，我们这三天关于空性与二谛的探讨，至少能种下

一个因缘——让很多很多世之后，当你在轮回中流浪，再次听到“空性”这个词时，你会彻底情绪崩溃。你在轮回中本来就会一团糟——被空性搞得一团糟，比被……嗯，那些我不该说的东西搞得一团糟，要值得多了。

好了，现在让大家提问，大概还有十五分钟。

什么？你好——有人在问，为什么要解构对上师的虔信？解构上师虔信？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嘛。上师虔信这件事主要是金刚乘的修行……我是说，当然，大乘中上师也很重要。有一个很美的故事，我也许应该简短地给你们讲一讲。

有父子二人，父亲对儿子说：你去跟附近这位大师学习吧。父亲说，这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大师，你懂的，这种机会千载难逢，你一定要去。于是儿子去了。儿子非常聪明，也非常勤奋，学了多年，学到跟大师一样的水平，然后回来了。可是父亲却非常沮丧。儿子说：你不是叫我去学的吗？我什么都学了，连大师本人都说我已经学得跟他一样了，你为什么还不高兴？父亲说：是，因为你学会了所有可以被教授的东西。可我送你去，是为了让你学那些无法被教授的东西。

于是儿子回去了。大师见他回来，一头雾水，等儿子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，大师非常高兴。他说：好，既然我无法教你，既然那是无法言传的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……给你几百头牛。就这样，拿着这几百头牛，去森林里，不要回来，等这几百头牛变成一千头牛再回来。

当然，这花了很多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树不跟他说话，牛不跟他说话，他就这么完全地安静着。很多年后，当牛终于变成一千头，他回来了。

总之，上师在金刚乘中如此重要，因为上师是唯一能教你那些无法被教授的东西的人。你看这个故事多么丰富——正是因为不二性。如果你相信究竟层面上存在对与错、善与恶，那么一切都是可以被教授的，那你就麻烦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牛津……

谢谢您珍贵的教导。在《伟大的形象》这本书里，讲述毗卢遮那大译师的故事，您在序言中说，修行大圆满的瑜伽士会有连佛陀和菩萨都不会有的体验。这是不是您在开篇提到的关于魔术师的那个比喻？我想是的，我希望是。谢谢。

还有一个问题……好。

宗萨仁波切，您谈到魔障的时候，我记得您说魔障有两个面向：傲慢，以及失去地盘。关于失去地盘——是哪种地盘？是真的失去，还是害怕失去？

因为你说，假设你“得到了”——你看我现在手里是空的，现在我拿着这个，所以原本的样子、原本的位置，所有那一切都改变了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我说的失去地盘，或者说弯曲——失去了原本的特性，改变了。

嗯……但这似乎是一切事物共同的特性。那么，对于魔障来说，是什么让它在这点上格外用力、格外执著？

在教法里，我们常常说你不应该有希望，对吧？希望——这一切都是相关联的，就像"果超越了期望"，期望就是希望，希望得到某样东西。为什么不应该希望？因为——大手印的人会说，它本来就在那里；大手印的人也会说，那里什么都没有……等等，这不对，但那种"不存在"也不该被理解成随便你怎么解释都行的那种虚无。总之，一旦你说"我得到了"，你就失去了原本的形状，因为你获取了某样新的东西，所以说，你弯曲了，你妥协了。

请问我能再追问一点吗？这个过程为什么会制造魔障？魔性从何而来？

因为……原创性消失了。所以，你失去的那片地盘，就是原本的本性？

对，他这里说的就是这个。

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。哦，好，两个问题，好的。

首先，非常感谢您，不只是在这里不丹，在其他任何地方。我的问题是：这种学术性、智识性的研究和理解，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吗？还是说，也有其他方式，可以让人直接契入究竟实相的体验？

不，不是每个人都要研究这个。这不是唯一的路。这是一条路，而且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条路，尤其是为了保护那些低估世俗谛的人——比如那些回避转世与业力的人，或者说"你终将融入宇宙"这种话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需要这些知识来保护自己的修行。

但根据你的能力、你的根器，也看你有多少时间——如果你没什么时间，如果你根器极利，你只需要一双鞋。把鞋交给你视为上师的那个人，他直接用鞋打你，完事了。

这与我们三天来所说的一切并不矛盾，多巴打那若巴的头，他就悟了。这非常完美地印证了一切。如果这都不能支持，那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。

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

其实您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但我可以问一个关于昨天的问题吗？好的，请说。

除了说明世俗谛永远是欺诳性的之外，区分无效世俗谛与有效世俗谛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

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你应该一遍遍地问这个问题。我想回答这个问题，而且我想以一种非常难懂的方式来回答，这样至少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件大事。

在印度佛教传统中，曾有四个不同的学派。大乘总是自称宏大、伟大，诸如此类，谁知道呢，但总之，大乘里有两个传统，叫做唯识宗和中观派。唯识宗可不是小门小派，他们的理论极为精深，极其复

杂——当然，这是中观的立场，所以我得公平地说。我个人呢，是唯识宗的大粉丝。

总之，唯识宗主张有一个叫做阿赖耶识的根本识。他们说，当然，创造神不存在，最小的原子、大爆炸，这些他们都说是无效世俗谛，是理论家虚构出来的。但阿赖耶识必须存在，否则是谁造了恶业，又是谁来领受善业的果报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他们说阿赖耶识是存在的。

现在你把月称和龙树搬出来——月称和龙树会说，那也是无效世俗谛，无用，就像月亮在水中的倒影一样。那你去问龙树：你不也造业吗？业去哪里？他们会说：哦，有，但那只是一种任性，一种随缘，一种随意安立而已，不要分析太多，因为一分析就垮了。但就算如此任性，它依然极具力量——这叫做"安立的力量"。哇……

这些，就是曾经发生在距离这里大约多少公里的地方……那烂陀，离这里大概六七十公里，就在那里，发生过这样的讨论。是四五世纪的事情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应该去那里看看。就算你是个科学家，就算你相信科学与DNA，那些伟大的人的DNA也许还在空气里飘荡，你应该去那里使劲嗅一嗅。那里真的……摩揭陀和那烂陀，在那个年代是最伟大的学问中心之一。

我忘了那位僧人的名字，但有一位中国僧人——不是玄奘，是另一位——真的去了摩揭陀和那烂陀，还有波吒罗——他描述波吒罗……在记载里他写道，他哭了七天七夜。还有另一位中国僧人，则是极度兴奋，因为那种氛围，那种对智慧的极其精深的学术讨论，让他太着迷了，他彻底爱上了那个地方，再也没有回中国。

我确信，两千五百年后，许多墨西哥人和巴西人会谈起：某些墨西哥人和巴西人曾经来到这里，在这里探讨这些事情。我确信这一定会发生。

好了，就到这里。